

江青艷史

(一)

(本文插圖刊第八頁)

坎坷童年四角愛

● 劉昌博

性情刁蠻狂妄悖逆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裡，有三個奇女子，最擅於利用聰明的頭腦，美艷的姿色、機敏而毒辣的手段，費盡心思去接近當時最有權威的男人；然後於床第間施展渾身解數，取悅對方恣意巧作「性的服務」。

當這些最有權威的男人，被她們迷惑住了，她們就進而竊奪他們的權威，攀登上權力的顛峯，恣意妄為，君臨天下；再以權威作武器，獵取她們心愛的男人對她們作「性的服務」。

這三個奇女子是誰呢？她們是聞名中外家喻戶曉的唐朝武則天，清代慈禧太后及數年前自殺身死的「紅朝女皇」江青。

實在說來，江青在其權力的顛峯年代，至少有三樁瘋狂的措施是武則天和慈禧太后，望塵莫及，自嘆不如的：一是在她一手炮製的「文革」二十年浩劫，受害慘死的無辜人民何止千百萬？二是她用清算鬥爭方式，搞出的「世代交替」奪權運動，遠較任何朝代的統治者深廣而毒辣。三是她在爭奪及維護權力的漩渦裡，亂搞男女關係，

拿「性愛」做手段，圓熟精湛，所向披靡，武則天和慈禧太后，那能望其項背？

誰知，她的出身卻十分低賤，是山東鄉下一個粗暴酒徒的小老婆所生的女兒；幼年受的教育有限，但她性情刁蠻，有時狂妄悖逆、大膽放肆。少女時期，情竇初開後，言行隨便，不守禮節，私生活放蕩不檢點；做到「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地步。

但她一生的狂蕩——狂妄而放蕩——的事跡，與大陸「紅朝」的歷史密不可分；像這樣的一個富有傳奇性的奇女子和野心家，她的神秘面紗實有揭開的必要。

為了撰寫江青艷史，筆者趁兩次赴大陸探親旅遊之便，特地探訪搜集江青的資料；對她的家庭背景，求學過程，情海波瀾，舞台繽紛，從政生涯，休閒遊樂，性愛秘聞，以及驅使百萬紅衛兵席捲大陸的「文革」風暴；所有資料，在在顯示她是中國亙古以來最具報復性，叛逆性的狂蕩女性。筆者所搜集的最新資料，將在本刊一一披露出來；深信江青多采多姿，飛揚跋扈，叱咤風雲的人生際遇，必為讀者樂於知曉。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的下午，天氣異常悶熱，在山東省諸城縣城的一條小巷內，有一戶用磚木砌築的小店舖內，一位容貌俏麗的年經婦人產下一女嬰。這名剛出生的女娃兒，初次張開小嘴就哇哇大哭，驚動了小巷內的鄰居擠來探看。女嬰的父親出外喝酒未歸，幸有接生婆忙著照顧這對母女。

這時屋外的天空，忽然黑雲密布，下起一場雷電交加的滂沱大雨來，女娃兒哭得更厲害；俟這場來得急去得快的雷雨停歇後，天氣變涼爽些，女娃兒才不哭了。

愛喝酒的父親，給這個愛哭的女兒最初取名淑蒙，意在她長大成人後，做嫻靜而端莊，純潔而糊塗，具有「三從四德」的典型農村婦女。誰知，在四十年後她幾乎變成紅色中國的「女暴君」。

淑蒙的父親名叫李德文，有一般山東人的高大體型，生性冷酷粗暴，嗜酒如命；當他酩酊大醉發起「酒瘋」來，常不顧性命找人打架；滿嘴噴出髒字像連珠炮般罵人。因此，他在諸城聲名狼藉，綽號叫「狼賊」或「罵人高手」。他那年

雖已六十三歲了，看來仍很健壯，酒後打架罵人時，更顯得生氣勃勃，孔武有力。

他原是諸城的一名木匠，將賺的錢開一家小店舖，專門修造木製的車輪，不久又經營一家「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小客棧，後來又購置了一些田地，算得是個殷實的小地主。家中常僱女傭，淑蒙的母親就是從女傭升做「小老婆」的。

生在複雜的大家庭

李德文有一個複雜的大家庭，元配妻子給他生育五個子女，一家九口。淑蒙的母親年齡比大老婆小三十歲，她和五個兄姐的年齡差距也很大，四個姐姐中最小的一個也比淑蒙大十二歲。

淑蒙的母親和她父親先姘居後同居的那一年，年僅二十八歲，比她父親小三十五歲。初先，李德文看上這位年輕女傭的清秀容顏，溫柔性格及其嬌纖的窈窕身材；他於「霸王硬上弓」後，不願元配妻子尋死尋活地反對，竟然收納為妾，俗稱「小老婆」。據說有性虐待狂的粗壯男人，偏愛柔弱嬌小的女性，李德文就有這種癖好。

淑蒙的母親姓陳，名字不詳，未婚前大家叫她陳么妹。陳么妹的娘家在濟南，父親是一所學校的職員，生有兩個女兒，她是么妹，故陳么妹的稱呼便是這樣來的。她的生和死的年月日子，人們都弄不清楚。不過，她生前對其唯一的女兒淑蒙照顧的無微不至，母女相依為命。

淑蒙的父親是個重男輕女的人，酒醉回家，經常借故罵她母親只會生女兒，後悔討了一個不

會生兒子的「破瓦窰」做小老婆；因他大老婆已生有四個女兒，為此常拿這個柔弱嬌小的「小老婆」當「出氣筒」；淑蒙懂事後，背地裡為她母親抱不平。

那時中國的北方鄉村，仍流傳女子纏足的陋俗，女子以有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腳為美的象徵。淑蒙在母親的強迫下，從四歲開始纏腳，用纏緊的布條壓縮她的兩隻腳；這些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令淑蒙憎恨透頂。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後，淑蒙效法一些時髦的女孩子，把雙腳上討厭的纏腳布扔掉。因此，給她遭摧殘過的纏腳留下了扭扭的痕跡，人們總叫它「解放腳」或「革新腳」；故而，使她此後一生的步態看來像煞「羅圈腿」或「青蛙腿」。

淑蒙五歲那年的元宵節，一家大小九口看罷花燈，大吃大喝一番，不知為了什麼芝麻蒜皮小事，先是幾個孩子爭吵起來，隨之大老婆和小老婆加入助陣，壁壘分明，氣氛凝重而緊張。喝得醉醺醺的李德文，沒來由的責罵小老婆「不正經」，隨便跟陌生男人搭訕，行為不檢點；對大姐（他的大老婆）又不知禮讓。淑蒙的娘不甘受辱，掀起嘴頂撞了兩句，隨即引發了李德文的火爆脾氣，拿起一把鐵鍬追趕，猛打她的背，再敲她的手，弄斷了一根小指頭。淑蒙見狀趕緊撲上去保護她的娘，李德文手中亂揮的鐵鍬撞到她的小嘴，使這個才五歲的小女孩撞壞了一顆門牙。鮮紅的血與晶瑩的淚，在一張清秀的小臉上滾流。

李家於元宵節上演了這場武打戰後，淑蒙的娘認為這個家呆不下去了，外柔內剛的性格驅使

著她，趁深夜全家都已熟睡；用皮帶把淑蒙綁在背上，悄然逃離了「狼賊」兇殘的魔掌。

這一對可憐的母女，遠離諸城，四處流浪。淑蒙的娘為了生活，大部份時間是給富有人家作女傭，當老媽子。由於，她的清秀嬌柔的體態，常使女主人擔心家中的男人會跟她發生曖昧關係，每次都是僱主家中發生過神秘的爭吵後，她又換到另一家去幫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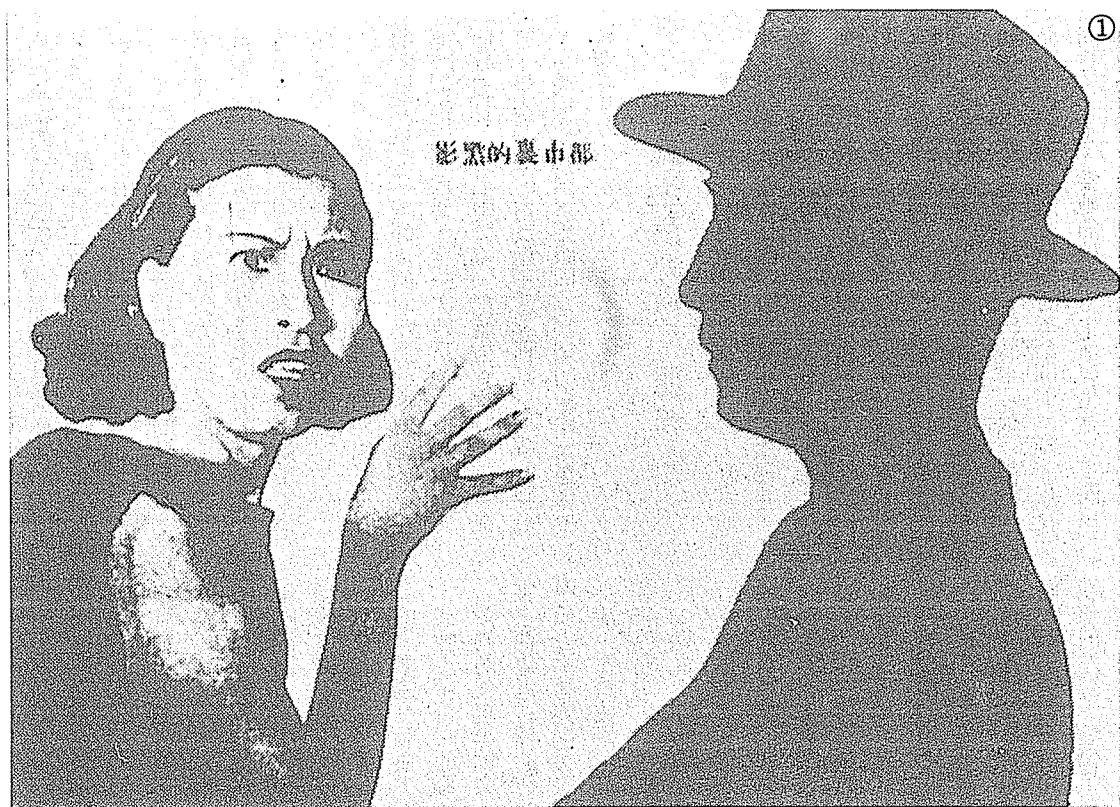
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李德文失去淑蒙的娘，沒有人可供他打罵，固是感到很無聊；最使他難以忍耐的，是每個夜晚缺少性虐待的對象，覺得長夜漫漫，好寂寞，好難熬。於是，他託人找她們母女回來，而淑蒙的娘也倦鳥思返，何況李德文答應善待她們，每月資助部份生活費。

淑蒙的娘不願回到那個複雜的大家庭，倆母女在外租一間房住下；她為淑蒙上學的學費發愁，趁李德文不來時，仍出外找尋零工來作，貼補家用。

喜歡漂亮愛出鋒頭

上學後的淑蒙，有些與眾不同，是個高挑個子的女孩，嘴巴稍微嫌大些，但是嘴角經常掛著動人的微笑，別的女孩子把頭髮梳成單辮子，而她偏將頭髮梳成兩條長辮子，卻給她惹來很大的麻煩；因為，大家認為她標新立異，喜歡漂亮，愛出鋒頭，故意拉扯她的兩條髮辮來作弄她。

她因家境窮困，常穿異母哥哥丟掉的破爛衣服上學，同學們常嘲笑她穿一雙破鞋子；她們把她的一只鞋頭凸露出的大腳趾叫「大哥哥」，大



①江青（藍蘋）在電影「都市風光」裡的扮相。

②江青（左二）與李麗蓮（奧托·布朗夫人，右三）、埃德加斯諾（右二）與在延安的印度醫生合影。



聲嘲笑她凸露出的腳後跟叫「小鴨蛋」。在全校或在諸城的熟人眼中，她都是大家嘴裡喊的「沒爹妮囡」；她聽到這些蔑辱的稱呼，先是怒目以視，旋即暗自潸然淚下。

這些嘲笑和屈辱，着實傷害了她的自尊心，堅持要轉學，得力於她同父異母的大兒子李幹卿幫助，轉進一所較好的縣立小學就讀，且獲得「獎學金」優待。因那時，李幹卿在諸城縣當一名頗有權力的警長，她才能沾這點光。

轉學並未改變她的處境，因她的外貌與奇特的家庭背景，那些調皮的同學照樣欺侮她，以致她時常跟她們打架。有一次她爲了報復，跟兩個同學扭打，被老師發現，把她拖到廁所，重重地打了十板手心。由於她不改那種桀驁不馴的脾氣，一學期後，因累犯跟同學打架的過錯，終被學校開除。

母爲生活外出「服務」

淑蒙的母親給當地富家當女傭，晚上經常偷偷地外出，她暗中跟蹤，發現母親在黑夜裡和男人幽會，這是一種不正經可恥的行爲。但是，她那裡知道，其母親的家庭服務還包括了「性交」；直到那家女主人發覺爭吵後，才換到另一家作同樣的「服務」。

她家住在小東門，隔著城牆即是刑場；當時的山東是由聲名狼藉的「狗肉將軍」張宗昌擔任督軍，爲要鎮壓南方派來的革命份子，經常在晚間槍斃人犯。當她的娘爲了生活與生存，夜間出外去「服務」時；她獨個兒睡在狹陋的木板床上，

深更半夜經常被隔牆的槍聲驚醒。她初先十分害怕，後來就學會計算每天夜間有多少罪犯被槍斃？她細數咄咄響的步槍聲射擊了幾聲，就能猜出槍斃了幾個人。殺戮在內戰連年，烽火漫天的諸城是司空見慣的；有一天她跟著人們到刑場瞧熱鬧，看見三個人犯，於正午十二時公開執行砍頭刑，槍子手一刀砍下去，人頭落地，鮮血從頸項噴濺而出，還有些人爭搶著用饅頭沾抹血跡，據說拿回家吃了可以補身治病。這些恐怖的景象，跟她有時在門前看到士兵挑的扁擔上懸掛著搖晃的人頭還在滴血，同樣要叫她一兩天吃不下飯，或晚上做可怕的惡夢。

她的父親李德文，酒色過度，脾氣暴躁，戕害了他年近古稀的身體，在染患一場斑疹傷寒病中死去。她們母女的日子更難熬了，她的娘爲了生活，在諸城富家幫傭時，不得不加倍在白天操勞兼於晚間作「性服務」，取悅男主人，以便獲得一些額外的賞賜。但，紙是包不住火的，這些行爲，常給淑蒙帶來更多的嘲諷和極難看的羞辱。淑蒙爲反抗這些侮辱，她隨時準備以行動來報復。有一次，有個地主的女兒在街邊當場羞辱她說：「妳有什麼醜的！婊子養的雜種！」她聽後氣得臉色發青，跑過去抓住那個女孩子的單辮子扭打，發洩蓄積心中的怨恨。

又有一次，一個僱主的女兒罵她：「羞！羞！羞！不要臉，妳娘偷我的爹！」淑蒙認爲是奇恥大辱，跑過去扭住對方猛咬猛打，咬傷了那個女孩的左臂，撞傷了對方剛在發育的乳房。

有個較高結實的店主女兒罵她：「娘是半開

門的淫婦，女兒長大了，必然是個風騷的妖精！」淑蒙估量是打不過對方，但她卻在那天晚上提一桶糞便潑向對方的大門口。

淑蒙人小鬼大的惡作劇報復行動，惹惱了受害人家的妻兒子女，要採取聯合行動來懲罰她們母女。淑蒙和她娘，眼見在諸城呆不下去，就買火車票遠赴三百里路的濟南，投奔她的外祖父。

濟南是山東的省會，位於黃河南岸九公里，自古即爲兵家必爭之地，市區內有古代的深宅大院，有敞開門面的磚瓦建築的商店；街道名稱有刑部衙門街，西長官街及省財廳街等，正反映出它的政治作用。還有許多寺觀、廟宇，戲院和花房——妓院分佈其間。大明湖和一些天然泉水，把它粧點成一個美麗的城市。

當時的濟南擁有人口四十多萬，其中包括有五千多名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狗肉將軍」張宗昌麾下沒有軍紀的士兵，及趾高氣揚的日軍，搞亂了城區市民的生活，阻礙經濟的發展。

雲中之鶴脫胎換骨

淑蒙外祖父的家，住在寧靜的按察院街上，是一棟低矮的磚房。他很喜欢淑蒙這個聰明乖巧又刁蠻淘氣的外孫女，託人將她插班進入濟南第一師範學院附屬第二小學就讀，而學校跟外祖父的家同在一條街上，走不了幾步路就到了。外祖父曾在另一所學校擔任過行政人員，胸中有墨水雲鶴，彷彿「雲中之鶴」，展翅高飛，鳴于九天之上，有出人頭地，不同凡俗之意；也標示切盼



- ①處於政治權勢頂峯時的江青。
- ②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右）與江青在延安合影。
- ③一九三六年江青（前排左三）第三次結婚在杭州六和塔舉行集體婚禮。

她要脫胎換骨，展開一個新階段的學習生活。

她在新的環境裡，抹掉了在諸城時期的家庭騷亂和暴力；最開心的是在濟南這個城市裡，沒有人知道她娘對男主人提供性服務的「德性」，也沒人曉得她是個「沒爹娘」；過去同學們的冷嘲熱諷及閒言閒語，都已隨風而去；使她真的過著新的生活。但是，生活並不像湖水般平靜，街鄰的孩子欺負她是新來的陌生女孩；有一個男孩子，為要在眾多女孩子面前表現她的勇敢，故意向李雲鶴挑釁，先扯她的辮子，隨後又攔打她；旁邊圍觀的女孩子拍手叫好。李雲鶴知道她在新環境中是孤立的，咬緊牙關，忍住屈辱和痛苦，就是不還手，也不哭叫求饒。回家後，家人罵她回來太晚，發現她頭髮散亂，書包帶子斷了；但她就是不說在回家路上的遭遇，太強的自尊心，驅使她忍受陌生環境帶來的痛苦。

「至聖先師」孔夫子是山東人，她在此小小年紀，就討厭孔夫子限制女人的許多道德規律，講什麼「惟女子和小人難養也」，「女子無才便是德」及女子要「三從四德」等。她認為這些話，是養成中國「重男輕女」的禍根，使女子不能跟男人一樣出外打拼，做些光耀門庭的事情出來；壓迫女人在家中做個生兒育女的機器。

從外祖父家到學校的路邊有一條水溝，寬約一公尺，溝內沉澱著厚厚的污泥，邊沿長滿水草。許多頑皮的男孩子在水溝上跳來跳去玩耍，李雲鶴也要展示她冒險的勇氣，跟著野男孩在水溝上來回跨跳；誰知一步踩滑，跌落水溝，渾身污泥。回家後，家人責罵她：「女孩子家像一匹野

馬，將來嫁給誰？孔夫子的三千門徒中沒有女學生，這是對的；女孩子一上學就學野了，妳再不守規矩，就不准再上學。」從此，李雲鶴心中討厭壓抑女性的孔夫子，像山東一般老百姓憎恨「狗肉將軍」張宗昌一樣的強烈。李雲鶴十三歲那年（民國十六年），她同父異母的一個姐姐來信，要她母女到天津的店舖中幫忙。她在天津沒有上學，跟她娘一樣做傭人的事情，打掃屋子，煮飯炒菜，洗衣服，在店前賣東西。但，李雲鶴討厭在小範圍的家中，做那些永遠作不完的瑣碎事情，她很想到一家烟草公司作童工，一排排坐著捲香烟；因遭家人反對作罷。不久，她的娘跟一名小五歲的烟草公司年輕工人同居，她們母女間相依為命的親密關係，就此暫告一段落。

戲班學戲男女雜處

她失去母親這位保護神，孤獨淒涼，心生恐懼，耽心母親又碰上殘暴的迫害，像她生父對待其母那般的處境。在天津只呆了大半年，她又回到濟南，但不願依靠外祖父過日子。她自知性格狂野外向，不適宜讀正規中學。於是她決定偷偷逃家去戲班學演戲。

山東是個以戲劇聞名的省份，除有聲望的劇團外，還有許多粗俗的地下戲班，及專演地方戲的折子戲班。那些低等的小戲班，往往和黑社會掛鉤，到處搜求翹家的少年男女，然後加以訓練，容貌俊俏可愛的稱為「金童玉女」。「玉女」比「金童」吃香，尤其尚是「處子」身的「玉女」，養到十五、六歲，經由拐騙集團的人口販子

，把她們帶往濟南，以高價賣給大明湖畔的「花房」——妓女院，有些賣給豪富人家做小老婆或丫頭，較幸運的賣到戲院子或大戲班做女童伶與小歌女。雲鶴糊裡糊塗進入一個從厲城來的地下戲班，很受班主的歡迎，把她視為「玉女」型的新鮮人。因為，她那時既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又似一顆像不熟要熟的瓜，清純可愛，楚楚動人，富有迷人的天真神態；烏亮的兩條髮辮拋拖肩背上，一雙明澈的大眼睛似乎「會講話」，早熟的她在胸前已挺起一對小饅頭似的乳房，乍看起來像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戲班裡的男人，都認為她極吸引人，將來必然是班主待價而估的「奇貨」，狂蜂浪蝶爭採的「奇葩」。

她很喜歡演戲，從化粧，鮮艷的戲衣和明亮的舞台燈光得到刺激，她開始把演戲看成一個新生命的起跑點。可是，這個地下戲班逐漸透露變相賈淫的氣氛，晚上散場後，年齡比她大的「玉女」，經常被班主媒介「出場」，到第二天上午才拖著疲乏的步履回來睡大覺，她們出外幹什麼？好奇的她也探不出究竟！但有位比她大四、五歲的師姐對她說：「看你豐挺的乳房，不出三、四年，班主就會讓你明白了！」

戲班子在各鄉鎮的小戲院流動演出，後台十分狹窄，這些青少年男女演員，於狹擠的空間裡，要匆忙地脫下或換穿那些華麗而俗氣的戲粧，彼此都可瞥見對方的肉體，甚至神秘的隱私部位，也難免要曝露在他人的視線裡。尤其在炎熱的夏天，他們擠睡在前後台的地板上，沒有空調設備，卻有蚊蟲叮咬，大家只穿單薄的衣褲，橫七

暨八躺睡在一起；男生是打着赤膊只着一條短褲酣睡。在倡導「男女有別」或「男女授受不親」的孔老夫子的家鄉，他們是一個例外的族群。在這樣的環境裡，青少年男女混雜相處，由於本能的性感的吸引，誘惑與刺激；促進了早熟的發育，有些在偶然的單獨相處機會，一時衝動，竟情不自禁地偷吃了人生的「禁果」。雲鶴這顆「像不熟要熟的瓜」的胴體，使幾位班子裡的師兄迷戀不已，總想找機會採摘她的花蜜。但班主卻嚴密地提防著，他要保護這朵含苞待放的蓓蕾，期待於適當時期以高價賣出她的「初夜權」以前，不准班內的男生傷害她，才免於過早被摧殘。

倦鳥思返巨款贖回

自從雲鶴逃家後，外祖父十分耽心，派人四處尋找，也沒有下落。一天晚上他赴市郊訪友，酒醉飯飽之餘，老友帶他到廟口看戲，台上正在演出京戲「打金枝」，劇情演的是一位金枝玉葉的公主，因為不想參加公公的壽宴而挨打。汾陽公的這位刁蠻驕縱的美貌夫人，上場時頭戴鑲飾珍珠翡翠的鳳冠，身穿鮮艷繡花的藍色綢衫，一張用粉搽成雪白的小臉蛋，眉毛畫得彎彎的，兩隻大眼睛顧盼神飛；在舞台前的煤氣燈照耀下，那位老人份外看得真切，原來扮演這位公主的女主角竟是他自己失蹤的外孫女，真是「踏破鐵靴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這幾個月來，雲鶴在戲班學會一些戲曲雜技，登台演過「腊八廟」、「大劈棺」、「小放牛」、「拾玉鐲」及「打金枝」等齣花旦戲。由於

，她不怕場，扮相俏麗，眉山眼水間又風情萬種；有時晚間散場後，有時班主要帶她「出場」去陪伴鄉紳子弟或地痞流氓喝酒，她常借故肚子痛不肯去，故此班主逐漸討厭和虐待她。

她初嚐演戲滋味，舞台前觀眾的掌聲使她興奮，幕簾後班主的嘴臉又教她惶恐；她已看出戲班是個變相的妓院，是男人用金錢和權威來蹂躪無知鄉村姑娘的遊樂場。她已警覺到這個烏煙瘴氣的圈子裡，行動不自由，前途淒涼渺茫。外祖父勸說她回家，倦鳥思返，她終於同意了。可是，戲班的班主是個狡猾人物，怎肯輕易放走這顆「搖錢樹」，像雲鶴這般才貌俱全，色藝兼具的金童玉女，是可遇不可求的。由於，班主索價太高，堅不放人。外祖父不得已寫信給遠在天津的女兒——雲鶴的娘回家商量。她救女心切，奔回諸城縣老家託已故丈夫李德文在警察局當警長的大兒子李幹卿出面施加壓力；外祖父東拼西湊，硬籌措了一筆巨款，總算把雲鶴贖回來。

班主見這顆「像不熟要熟的瓜」離去了，滿肚子不高興，有人勸說：「這個小姐不是買來的，拿得這些贖身錢就夠了」。可是，班主對人抱怨說：「這個姐是天生演風騷花旦戲的角兒，觀眾大半是用色眯眯的眼睛看戲，年輕漂亮的姐兒演風騷戲最能叫座，她走了等於挖走了『搖錢樹』。再者，我的損失可大了，因為有錢有勢的男人為滿足他們「性慾」上的虛榮心，都喜歡玩明星、名伶、歌女或妖艷的名女人。如果，能花錢買到舞台上名角的『初夜權』，認為是一種可傲視其他男人，很光榮的成就感。每當這些被他們

玩的女人在舞台上或銀幕上出現時，他們深心想到這個女人跟他有肌膚之親的情景，生理上即可獲得無比的快感和滿足，甚而討得大牌名伶或明星，生前笑傲群雄，死後還可名留野史。你們想雲鶴這姐兒，我再養兩年，她的『初夜權』價銀，最少比她的贖身費高一百倍，照樣有人爭著來買；你們想，我的損失該多大，無異到嘴的鴨子飛了！」這個醜惡班主的內心話，即可看出在民國初年那個軍閥爭戰的動盪時代，社會風氣是多麼荒淫，腐敗和黑暗。

處女貞操獻給康生

雲鶴和娘不能老呆在外祖父家裡，自食其力才是長久之計。於是，她們母女投奔到城內一戶張姓大財主家裡，年紀五十出頭的張老爺見這一對母女皆有姿色，母親四十多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女兒十三、四歲，含苞待放，嬌嫩欲滴；他像發現珍寶般的滿心高興，答應收留她母女在家中做女傭。

張老爺的兒子名叫張宗可（參加共產黨化名為趙容和康生），年二十三歲，在濟南齊魯大學唸書，他回家發現其父與女傭有曖昧關係。又看見女傭的女兒，個兒高挑，身段窈窕，體態婀娜，胸前挺起一對成熟的乳房。他仔細的瞧，她的瓜子臉上柳眉彎彎，雙眼皮和長睫毛下的大眼睛，水汪汪的、活靈靈的，顧盼神飛，像會講話一班；而兩片嘴唇像殷紅的玫瑰花瓣，鮮艷欲滴。如臉上表情豐富，有時眉挑、眼眨、嘴翹和鼻聳時，點慧而嫵媚；尤其，她的頭兒擺動時，烏亮

的柔髮飛揚的剎那間，風情萬種，楚楚動人，竟把這位受過新式教育的張少爺迷住了。

張少爺喜歡和她親近，經常於晚上帶她外出玩耍，有時觀賞廟會上的戲曲表演；當張少爺知道她會演唱地方戲曲後，對她刮目相看，驚讚不已。

從此，張少爺淡忘了學校裡的女友，迷戀上這個在家中作女傭的小村姑。

雲鶴是個早熟的小姑娘，情竇初開，在生理上做似一顆成熟得一摸就會破皮的水蜜桃。張少爺暗中對她瘋狂的熱愛，她又一心想飛上枝頭變鳳凰，初時對張少爺欲迎還拒，日久情生，居然小鳥依人般的投懷送抱，或趁無人瞧見的家宅隱蔽處，私會擁吻，搞得倆人都神魂顛倒。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家宅的人都午睡了。張少爺偷偷地約她到房中幽會，他情不自禁的採摘了這朵含苞待放的花葩，敲開了這顆「不熟要熟的瓜」；而她則是心甘情願的將自己的處女身的貞操，初夜權的懷寶，沒有保留地，沒有代價地，奉獻給了張少爺。

考入實驗藝術專校

張少爺發現她的演戲天份，不忍見她整天忙於幹女傭的粗活，浪費青春，豈不埋沒人才，暴殄天物？於是，他鼓勵雲鶴投考山東省實驗藝術專科學校唸書；當然在入學前，必須通過學術科甄試，結果她是以「同等學歷」身份被錄取的，自是驚喜交集。

該校的經費來自省府教育廳資助，設有戲劇

、音樂、美術三科。每個學生享有公費待遇，不但免收學雜費和膳宿費，每月還發給六元零用金。校址設在一座舊孔廟內，校長趙太侔，他是位藝術家，以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身份兼任校長。他是山東走現代代表演藝術的先驅者；校中的各科教授皆是當時國內的一時之選，陣容頗為整齊。

開學那天，雲鶴精神煥發，活力充沛，四處蹦蹦跳跳。她穿一件白襯衫，黑裙子，看來真是一個天真活潑的玩皮姑娘。因此，同學們給她取個綽號「小兔」。當時社會風氣保守，女性不願從事「拋頭露面」的演藝工作；所以該校雖在北京、濟南兩地招考學生，結果只收了三名女生，雲鶴是最漂亮的一個。但，雲鶴也是最貧窮，最用功的一個，她天亮便起來練嗓子，利用排練室內牆上的長鏡子，琢磨手勢與臉上表情。

她不是中學畢業生，照理難於錄取；但因她是女生，且有一頭烏亮的長髮辮子飄垂著，這種髮式在中國南方很普遍，在北方卻極少見。考試委員中有位吳瑞燕老師，因為她指導排演的一齣戲中，正為缺少一個梳長頭髮的女生來扮演那個漂亮小姐的角色而發愁。她一見到雲鶴的長頭髮十分高興，就極力幫助雲鶴通過考試。

誰知雲鶴不知情，她為追求時髦，一經錄取就自作主張把一頭烏亮的長髮剪掉，表示要脫胎換骨從新作起。那曉得暗中幫助她被錄取的吳老師，看到她已经剪掉一頭長髮，悔恨得要命；當然吳老師正排演的戲中，便沒她的份了。

她的企圖心很強，除學京戲和話劇，還選修

鋼琴。她學唱京戲時，經常跟不上胡琴的節奏，唱到一定的高音守不住，哼花腔的轉音不精準；因此，常被王庭書老師用山東土腔咒罵她。她彈鋼琴時的速度不勻，經常被老師用竹棍敲她的手腕子，逼她彈琴時要專心，再有多點控制。

改作校舍的舊孔廟內殿正中央，有一尊高大、宏偉、莊嚴、穆峻的孔子塑像，頭戴禮儀巾，周圍牆邊配祀他的七十二位弟子；由於，建廟年代遠久，乏人維護，通風和採光不良，以致內殿陰森森的，使人既敬畏又害怕，尤其是淒風苦雨的夜間，似乎鬼影幢幢，沒有人敢進去。

有一天，有位男生出餽主意，他當眾宣佈來一場真正嚇死人的刺激競賽，由大家湊集「袁大頭」三塊作獎金。他說競賽的目的，是證明誰最有膽量，敢於午夜後獨自一個人潛入內殿，爬上孔子的塑像，取下那塊禮儀頭巾，拿到亮地給大家看清楚，獎金就歸他所有。

可是，幾個晚上過去了，獎金依然高懸，沒有人敢去破除禁忌，在深夜爬到塑像身上取頭布。但，有一個午夜裡，整個學生宿舍沸騰起來，大家都驚奇萬狀，一個女生居然抓著孔子的頭巾從烏漆巴黑的內殿走出來，且臉上掛著一副眉開顏笑，洋洋得意的神情。大家定神一看，那個女生就是李雲鶴，她當然領得那筆獎金。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居然有膽量作出如此瘋狂的舉措；全校師生都感到驚奇，認為她是個狂野而放縱不可思議的姑娘。從此，李雲鶴的名字響遍校園，成為最會挑起風潮的人物。

排演話劇時，那些動作誇張，情感奔放的角色

色，總是找她表演，每次贏得稱讚。排演京戲時，那些戲路活潑風騷角色，非她莫屬，演來表情豐富，媚眼傳神，輕佻俏皮的舉止，頻添了活潑、狂野、放蕩的情趣；能深深吸引住台下的觀眾，尤其是男性色眯眯的視線。

每個星期假日，雲鶴都要回到娘幫傭的張老爺家，名義上是看她的娘，實際上是和心愛的情郎——張宗可少爺幽會。紙是包不住火的，他倆的戀情被張老爺知道了。這位老人家暗地裡降尊紆貴地跟雲鶴的娘戀奸情熱，卻又道貌岸然的認為雲鶴是女傭的女兒，戲子出身，門不當戶不對，堅決反對他倆的交往。那年暑假結束後，中共的地下黨組織派張宗可前往上海搞學運，十里洋場的繁榮吸引住他，其父又贊成他轉學上海唸書。不久，張宗可遠赴蘇俄深造，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他學成回國後，化名康生，爬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寶座，兼任延安黨校副校長，當起特務頭子來了。張宗可不辭而別離開濟南後，雲鶴初嚐失戀的苦果，暗自傷心落淚，深恨舊社會的封建意識，貧富的階段桎梏，拆散了人間多少有情人。但，她是不甘寂寞，敢愛敢恨的人，她要給自己的感情發洩，尋找「靈與肉」的新嚐試。在宿舍裡三個女生合住一個房間，這間房間與教室一樣，也是孔廟的一部份。她痛恨張宗可赴上海後，沒有給她寫一封信，情緒不佳，心情惡劣，這時期她跟同室兩位女同學都打過架。在排戲的角色上發生爭吵，又因批評她穿的衣服古怪而互相摔擲物品。由於，另一女同學是老師王泊生的妹妹，在約會男朋友的次數上，雲鶴比較多，

就為這一點兩人冷諷熱嘲，造成緊張關係。她不是中學畢業生，從寬錄取才進校門的事實，成為被輕蔑的藉口。

抓住機會賣力演出

一個週末的演出會上，公演話劇「湖上慘事」，劇本出自名劇作家田漢的手筆，女主角由王泊生老師的妹妹扮演，觀眾反應冷淡。因為，校長趙太侔的夫人俞珊上週末有牌局未看過；於是，星期一晚上特別加演一場，改由雲鶴擔任女主角。她抓住這個機會，使出渾身解數賣力演出，雖然觀眾比週末的少，但反應熱烈，來證明她這個「從寬錄取」的學生，一點也不含糊。

這是一齣悲劇，雲鶴想起家境的貧賤、失戀的痛苦等不如意事，她把這些不幸的遭遇，全部溶入悲劇女主角的身上，淒哀的眼淚自然地滾流在臉上，台下的觀眾幾乎每個人都哭了，尤其感情豐富的校長夫人俞珊，頻頻用手帕拭抹眼淚。落幕後，她正在後台擦掉臉上的化裝時，校長趙太侔和他的夫人俞珊，及指導老師王泊生，吳瑞燕等都齊來誇讚她的成功演出。這一殊榮，使她控制不住內心複雜情緒的激動，突然放聲大哭起來，掩面疾衝出化粧室，弄得大家目瞪口呆。還是俞珊揣摸到她的心意說：「這孩子的感情太豐富了，就讓她大哭一場來發洩吧！」

爭風吃醋緋聞頻傳

或許是「異性相吸，同性相斥」吧！她為和同宿舍的另兩個女同學別苗頭，凡是男生來約會

的，她幾乎來者不拒，欣然接待。經她篩選後，發現有三個追求者都十分優秀，各有所長，難以取捨，於是，她同時跟三個男同學談戀愛，搞成複雜的「四角關係」。那三個男生都是高材生，一個是戲劇科的魏鶴齡，一個是音樂科的譚文，另一個是美術科的高永輝。她周旋於三個男生中，每人皆想獨佔她，爭風吃醋，緋聞頻傳，搞得她的指導老師們大傷腦筋，不知如何處理才好。為諷刺他們之間複雜的「四角戀情」，不知是那位惡作劇的同學，寫了一首歪詞兒悄悄地貼在佈告欄上，傳遍了全校：

「三個小冤家，
都難拋的下，
記掛著你來，
又想著另兩個他。

回想昨晚的幽會，
私約在孔廟牆角下，
一個偷情兩個捉拿，
拿住了四曹對案，
我羞紅了臉蛋，
心兒蹦蹦地跳，
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問我究竟愛那一個？
這真難倒了小奴家；
邀來孔子作媒證，
最好一妻三夫，
洞房擺上一桌麻將，
輪流做莊家，
爭風吃醋渡年華。」（未完待續）